

# 文化周刊

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主编 连国秀 责编 梅俊 校对 李琳红

## 高晓松 vs 麦家 做人有三个阶段，你在第几个？

□陈不识 潮见



30年后，高晓松置身于满屋子的大书架中，纸扇轻摇，对着身边的老友侃侃而谈：“社会上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有一种误解，仿佛一个人本来挺健康，后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后，反而变拧巴了，变成神经病了。但其实不是，生活中本身就有很多拧巴的人，但是艺术能治疗。”

老友笑笑，回答：“应该说，是拧巴的人特别容易亲近文学艺术，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尤其一个很快乐的心灵，其实不需要文学艺术。”

二人相视一笑，有种“一切尽在不言中”的默契，就像光和光打招呼，在最黑的地方说你好。

高晓松的这位老友，叫麦家；这档不正经的脱口秀节目，叫《晓说》。

这俩人一个玩音乐，一个搞文学创作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，而命运的故事，早在30年前，就埋下了伏笔。

1988年，高晓松刚上大学。他出身好，一家人全是高知。放着清华好好的书不念，高晓松非要玩音乐。这一玩不得了，一首《同桌的你》，一下子火遍全国。高晓松开始频频出席颁奖典礼，非第一名不去。后来，高晓松开了家唱片公司，没赚到钱。他心灰意冷了，说了句“唱片已死”，背起行囊，开始周游世界。唱片已死，但高晓松的音乐梦未死，他对生活的赤诚之心未死。

这边高晓松环游世界时，千里之外的麦家也已踏上了追梦之路。1986年第一次动笔时，麦家不会知道，未来的自己会耗尽一生时间，和文学杠上。凭着《变调》《人生百慕大》两部小说，麦家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，成了莫言的校友。那个年代，文学风正热，三个青年，有两个半搞创作。同龄人格非，以中篇小说《褐色鸟群》声名显赫；好友莫言，因一部《红高粱家族》名震文坛。麦家创作搞得挺早，却是大器晚成。那时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竟然耗掉了他整个青春，足足花了11年。“小说之门既然关不上了，那就死命打开它吧，打不开也要打。”麦家对自己说。

彼时，30年前的高晓松和麦家各有各的坚持。他们性格不一样，一个潇洒，一个隐忍；一个张扬，一个内敛，但他们都是心里有一片海的那种人。

潇洒的高晓松为追寻“诗和远方”，背起行囊上了路。他去过30多个国家，见到了很多风景，遇到了很多人。湖光山色里，觥筹交错间，高晓松醉眼迷离，心里却很清醒：“世界不是苟且，世界是远方。行万里路，才能回到内心深处。”转遍了大半个世界后，高晓松选择在洛杉矶暂停脚步。他开始疯狂学习，读名著，写剧本，讲文化。他想做电影，这是继音乐之后，另一个能让他感到心跳的东西。日子过得清苦，高晓松却很快活，在无边的黑夜里大雪纷飞。

同一时期，麦家铆足了劲在准备写一个“大东西”。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，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毕业而忙碌，只有麦家发神经似的安静地坐了下来。这就是《解密》的最初。麦家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鲁莽举动，其实暗示着他将为《解密》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。多年后，在《晓说》节目中，麦家回忆道：“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最终要用‘十余年’来计。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而是一段光阴，一部人生。”

一本《解密》，1991年开写，2002年出版，他写了11年，121万字。结果编辑一看，哆嗦！大手一挥就砍了100万，留下个零头，凄

凄惨惨。然后呢？退稿！麦家被退稿了17次。第18次终于出版了，却被人举报说涉及机密，必须下架。麦家只好跑到北京，四处找人，启动保密评审，才保得《解密》大难不死。人说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果然，《解密》一发表，好评如潮，斩获国内各大奖项。更让麦家意想不到的是，出版12年后，《解密》竟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一阵狂风。它被收录进国际最著名的“企鹅经典文库”。而在他之前被收录作品的中国作家只有三位，分别是鲁迅、张爱玲和钱钟书。迄今为止，《解密》已被翻译成了33种语言，声势猛烈。后来，麦家趁热打铁，又写了《暗算》《风声》……这些作品，又衍生成了影视剧。2005年，《暗算》由麦家亲自操刀改编成电视剧，成为谍战影视剧的开山之作。2009年，电影版《风声》上映。一时间，麦家声名鹊起。然而，影视剧的火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学性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麦家觉得越写下去，心里越不安，但他说不清楚为什么。他有种天才的直觉，这种直觉帮了他很多次，让他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，并深深扎了根。于是，麦家选择重新出发，他在喧嚣和欲望中，选择抽身，让自己停一停。他深刻地知道，我们迷恋速度、放纵欲望，却放弃了、丢失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多可贵的品质。比如他的安心，以及他对文字的坚守。置身于欲望的洪流，有人选择不管不顾，到人间潇洒走一遭，比如高晓松；有人选择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看落在身后的灵魂，比如麦家。而无论快马扬鞭或驻足回望，其实都是为了看清自己的内心。

游历之后，年过40的高晓松，写了一首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。有人骂他，说他是因为有钱，才能这般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这倒着实冤枉了高晓松。他在追求诗和远方的时候，恰恰都是很穷困的时候。比如他曾因酒驾入狱半年，却在狱中静下心来，好好梳理了那些波澜壮阔的流年往事。他很会给自己找乐子，用矿泉水瓶做时钟，用笔芯翻译小说……与世隔绝的日子里，高晓松没事做，只能天天发呆，反而想明白了很多事，特别是懂得了“生活应该慢下来”。他说：“人不能一直奋

斗，那会失掉很多有趣的东西。”

这个道理，麦家也是明白的。有人来约稿，麦家推了：“不写了不写了，谢谢。”有人出高价，麦家继续推：“哦哦，不写了不写了，谢谢。”那人不死心，麦家干脆宣称封笔。有人说他傻，钱送上门都不要。麦家只笑笑，没说话。

麦家真的不写了吗？当然不。他只是写得慢了。一天最多500字，还删来改去。在所有人都追求快的时候，他却非要走一条慢的路。在他的身上，你会看到一个文人“落后”的固执。他说，“当大家都在一路狂奔，我要敢于独自后退，安于一个孤独的角色寂寞地写作。”

除了写作，他还读书健身，陪伴很多落魄的文学青年读书。他自费筹建了麦家理想谷，一个集“书店+咖啡馆+写作营”于一体的公益项目，鼓励广大年轻人一起读书，回归心灵的净土。人生有三个阶段，年轻趋利，中年趋名。名利都有了，第三个阶段就是安放灵魂。

高晓松和麦家是有着大境界的人，在别人忙着追名逐利的时候，他们却慢下来去拥抱生活了。不曲意迎合，不刻意追逐，忍得了浮躁，也耐得住寂寞。看似一个狂热，一个沉静，这两个理工男，却因为文字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。他们游历世界，历尽千帆，却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。

早在2017年5月，高晓松就在微博上喊话麦家，盛赞麦家理想谷这一“人间仙境”：“麦家老师在杭州西溪开的麦家理想谷很好，就在我杭州阿里总部办公室旁边，与KPI苟且之余，去坐坐，读读诗，很治愈。”于是，高晓松也紧随老友的步伐，来到杭州开了家同样诗情画意的晓书馆。年过半百，他写过歌、拍过戏、出过书，开了自己的脱口秀节目，也终于实现了开图书馆的梦想。他是个可爱的人，既有世事洞明的智慧，也有犀利张扬的锋芒，才华横溢，却并不文人相轻。如今，邀约三两好友，将心中广阔的天地打开，并与其一分享。

正是在自家书馆里，高晓松一身江湖气，轻摇纸扇，对着镜头录起了《晓说》。节目中，麦家提到：“做人其实一辈子不停地在

交出去。文学完全承托了我这一辈子，我觉得很幸福，我完全交给了它，它盛得下我。”高晓松点点头，补充道：“而且你交出去的都是有生命的，是鲜活的、能奔跑，而且能自己变成各种各样东西的鲜活的东西。”

在高晓松看来，麦家的作品是“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”，值得很多热爱文学之人向它学习。一位读者听完两人的对谈后，匆匆掏出纸笔写下：“麦家是我所见的一位在风雨中被没收了工具，但依然坚持在开垦世界的行者。”

他们聊得有些深奥，但彼此心灵相通。你很难想象，这两个性情完全不同的人，私底下关系却好得不得了。

时隔八年，麦家终于写完了他的新书，问了高晓松一句：“我是不是还没给你看？”

高晓松：“没呢，你要给我了？太好了！”

麦家：“我还说要不要给你先看看，这不是担心你忙吗？”

高晓松：“不管，反正我想先看，我现在好歹也是好几个奖的评委呢！”

这对话，谁曾想到是这么两个人在聊天，搞得像俩大小孩在吵嘴！正如高晓松所说：“我跟麦家老师关系实在是太好了，没事就长谈一晚上，聊到半夜。”那种默契，就像光和光打招呼，在最黑的地方见。

山本耀司曾说，“自己”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，撞上一些别的什么，反弹回来，才会了解“自己”。所以，跟很强的、可怕的、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，才能知道“自己”是什么，这才是自我。

高晓松和麦家，就像彼此的一面镜子，从镜像反射中看到了一个极其相似又更丰富多彩的世界。

在这对老友身上，我们能看到关于梦想、关于坚持、关于境界、关于自我的很多东西。为梦想，他们全力以赴，一片赤诚；为所爱，他们坚韧不拔，矢志不渝；为生活，他们追求质朴，回归本真；为自我，他们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他们的人生态度值得很多人学习，就像高晓松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：“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我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”